

雪花阅读

大渡河畔风土人情画卷

——读马建华小说《河畔人家》

■杨仕强

笔者最近有幸捧读作家马建华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河畔人家》，因小说内容和大渡河畔有关，和笔者生活了70多年的泸定农村风土人情有关，读罢掩卷沉思，意犹未尽。

马建华出生在大渡河畔泸定县得安乡的一个小山村，他家房前屋后是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春天，山花烂漫，秋日，满坡金色的玉米，黄橙橙的稻谷。曼妙的风景如诗如画。马建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外求学，从此离开家乡，后来长期在我州新闻战线工作，但故乡的山水田园风光，纯朴善良的山民，贫穷落后的生活以及山乡纷繁复杂的人间百态，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。

马建华先后在州广播电视台、甘孜日报社工作，2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，他始终不忘初心，长期关心关注农村生活，积累了大量乡村生活的素材，于是才有了摆在我案头的这部长篇小说——《河畔人家》。同为泸定人，小说描写的世间百态，激起了我的阅读兴趣，这是一幅地地道道反映泸定大渡河畔风土人情的壮美画卷。

这是首次用小说体裁描述泸定农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初，山民物质文化生活、精神面貌以及处世观念的小说。在泸定文艺界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直至解放以后，还无人以长篇小说形式，以农村为题材，以山乡为背景，以一群农民为主人公，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现象为素材创作长篇小说。它为读者认识了解泸定大渡河畔农村，提供了生动形象、妙趣横生的读本。

小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。以刘希海（二莽）一家的家族兴衰为主要线索，围绕刘氏两兄弟（大莽和二莽）及媳妇、儿女、亲朋、邻里、地方官员、开发商之间的人际关系，有矛盾冲突、利益纷争，展现了大渡河畔山民淳朴善良、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决心。山民认识到，城乡差别不可同日而语，但“日子是靠实干干出来的，不是靠耍嘴皮子说出来的”。

改革开放前，山民收入少得可怜，“哪怕是一元钱，都要精打细算，舍不得用来理发，有的山民头发都长一尺长了，也没钱理发，像野人一样”。

山民究竟有多苦？小说写了一位叫邹旺财的70岁老人。“天还没有亮，老人背着一背桃子，走羊肠小道，被雨淋，被烈日烘烤，赶早来到镇上，指望卖到好价钱。却不曾想日落西山，乌云密布、雷声隆隆，三毛钱一斤的桃子竟无人问津。病中的爱人还指望他卖了桃子，买药回家治病。老人伤心绝望，饥饿难耐，一怒之下将桃子倒入奔流的河中，自己纵身跳入惊涛骇浪之中。……”这是一个悲剧性人物，在艰难岁月中，这样的实例并不少见。读罢让人感叹唏嘘。

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泸定境内仅有国道318线和泸（定）石（棉）公路，半数以上的乡镇还不通公路。小说描写了一户人家，16岁的孩子病危，请人打着火把翻越悬崖峭壁送孩子到山下卫生院就医，不幸病逝在路途；几年后，这户人家的老奶奶也同樣死在了送医的路上。交通落后，信息闭塞，像这样的悲惨遭遇，在泸定山乡可谓司空见惯。

小说散发出大渡河畔山村、山民浓郁独特的乡土气息。如文盲叫“黑眼窝”，“黑眼窝”刘树勋背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，喊口号喊得地动山摇。“败家子就是败家子，你给他一座金山，他都败得光”。

小说中的王大怀在出馊主意陷害李晓晓时说：“只要抓住了她的把柄，我看是黄泥巴掉裤裆，不是屎（死）也是屎（死）了”。

李晓晓受了不白之冤，忍受不了“家暴”，愤然离家出走，最终洗清

冤屈回到家里，一家人团聚谋划未来，王素丽说：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。此外，“人靠衣裳马靠鞍”、“女人没有找好，一辈子闹苦恼”等等，都是很接地气的话语。

大莽在回忆艰苦岁月的生活时说：“谁家年夜饭桌上有碗鸡蛋汤，那就不错了。有一年，家里年夜饭有白菜炒肉，每人才吃到一片肉，我始终舍不得把那片肉咽下肚”。十分深刻地描述了那段艰苦日子，而这样的艰难生活却是当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穷苦日子。

小说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多达20多个，都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。二莽一家遭遇过不少困难和挫折，但一家人昂扬进取，正是山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，山民们通过自身努力和党的惠民政策过上了好日子。

王大怀是小说中反面人物的代表，他文化不高，善于投机钻营，由公社临时聘用人员，采用不正当手段当上了国家干部，甚至成为镇党委书记。他工于心计，编织变味的朋友圈，拉关系，欺上瞒下，养乡村恶势力排除异己，贪污受贿，最终锒铛入狱。小说像电视连续剧一样，具有较强的镜头感，深刻细腻地揭示了人物的发展变化过程，王大怀的“坏”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在物欲横流、权力欲熏心的环境中，他自以为是“土皇帝”，操纵村“两委”选举，鼓噪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，他在精心编织关系网的同时，也为自己可悲的人生结局埋下了“伏笔”，受到了人民的审判。

王大怀的妻子申维淑是小说塑造的又一个反面人物。她仗势欺人，阴险泼辣，是王大怀“变坏”的“催化剂”。一位副乡长的爱人到县城买回来廉价的小饰品送给姐妹，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人际交往，她却认为副乡长的爱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。“哟，去了趟县城，穿得跟青楼女子一样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给你男人戴绿帽子了吗？”申维淑甚至动手将对方抓得血流满面。如此张扬跋扈的女人，副乡长忍气吞声只得调走。作为“乡霸”的代表人物，申维淑在通村公路建设中，当“钉子户”，公路修通后，山民运输玉米，撞掉屋檐上的三张瓦，她要了三百元的损失费……，如此悍妇，人人诛之。

小说塑造的聪明能干、年轻有为的春梅，善良淳朴的李晓晓，在群体事件中挺身而出的大莽，游手好闲，被王大怀抚养的“村霸”高成兵，贪官县委书记王礼贤，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的李泰然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，跃然纸上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作为一部反映农村的现实题材小说，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，还是对风土人情的描绘，作家都紧扣时代脉搏，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实施，山乡村村通公路，水电站开建，通过移民安置，一贫如洗的山民住进了高楼大厦，“移民新村连成片，四化目标已实现，冰箱空调和电话，手机都在腰里挎；新农合、医保险，有病住院不贷款，孩子上学学费免，轿车开进农家院，山也新、水也新，最美不过杨柳村”。

在新农村建设中，村民参与投资开发生态旅游，办农博物馆、休闲农庄，实现了村在山水中，房在树林中，路在花丛中，人在图画中。这，不就是山民们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吗？

当然，马建华首次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有一些瑕疵，比如，人物语言和人物身份地位不符，带有作者主观的色彩，语言表述新闻痕迹过重，这可能和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关。但作为我州以农村现实题材为背景的小说，马建华做了有益的探索 and 尝试，相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，还有更多的康巴作家植根生活，写出更多接地气、有思想、有温度的好作品来。

记者笔汇

■南泽仁

阳光洒满窗户，亮得晃眼。没有谁来叫醒我，我就起床了。火塘已经冷了，里面盛满了雪片一样的灰烬。边上立着一个焦黄的麦饼，把它揣入怀中，我就去院中赶那头六岁多的山猪出圈。它已经很老了，可是每年它都会产下八九十只小山猪。它们热闹地凑在它肚皮底下吮吸那两排漆黑的奶头，它们一天天长大，后来就不知去向了。每天，我都要赶着它走过小草坪、小学校、小山坳，去几里外的火地寻嫩草。山猪早已熟识这段路途，它走在我前面，背上消瘦露骨，肚皮凹陷，两排乳头几乎要垂到地面了。我停在路边摘红子果吃，它就在边上等我。吃完，我用一根细长的棍子在它背上划动，它就恣意地倒在地上休息了，用棍子敲它，它会即刻起身继续赶路。

火地，是王队长家的自留地。地里种着玉米，地边上长满了水嫩野草，山猪看见野草便一头埋下去，不再理会我。我在野草中捡起一朵朵露水菌放



雪花

第 2208 期

彝人的察尔瓦

■沙马鲁石

记得阿妈曾经说过

彝人男子都要有件察尔瓦
她无尽的爱倾洒千针万线才编织成这件察尔瓦
啊！那洁白无暇的察尔瓦
它那多彩多姿的绣纹
是她五彩缤纷的梦
是她殷切的寄托
披在那肩部的褶皱
是她沧桑岁月的标示
它那腰底部的缂络条
蕴藏了多少智慧与才能
记得唯一一次穿上它
就让我在高原上出尽风头
在人群中穿梭
在节庆中飞翔
它的每个细胞里都有一个关于彝人的故事
然而当潮流的车轮肆意地辗进山野
当追逐文明的步履懵懂地探进城市
不能遗忘是我无奈的选择
啊！彝人的察尔瓦
母亲的察尔瓦
在我的心灵深处
彝家男子会珍藏着你
一生一世…

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，
奔流着彝人滚烫的血，
因为在我们的灵魂里，
铭刻着阿妈深沉的爱……

入围裙里，找寻它们那么容易，就像追逐一头白熊遗失的脚印。太阳炽热难挡的时候，我就把露水菌藏到一笼野草中，把山猪赶到核桃树下躲荫凉。那是一棵巨大的核桃树，它遮蔽了头顶的全部天空，手掌一样大的叶片间挂满了青涩的核桃，几只松鼠在树枝上轻盈跳跃。我踮起脚，伸手去晃动树枝，它们嗖一声钻进了密叶深处，抖落一串蝉鸣。在树下，掰起一块块石板，会找到旧年的干核桃，有的被松鼠掏空了，有的依旧果仁饱满。敲开它下着麦饼吃，麦饼太硬了，就掰成小块请山猪吃，落下的碎屑，被几只觅食的蚂蚁撞见后秘密地抬走了。选取一些薄石板，搭成椅子，房子，请自己小心翼翼地入住，它们不太牢固，我正与自己客套地对话，喝茶，它们就垮塌了。看着一地的凌乱，我感觉孤独还有困倦，便靠在核桃树下睡着了。我梦到了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我穿着崭新的白衬衫，蓝裤子，白胶鞋去小学校，经过奶奶房门前，吱呀一声推开一道光线，红漆板箱没有上锁。我轻

轻地走近它，打开它，里面整齐的叠放着一摞五元、两元的纸币，它们是奶奶卖小猪攒下的。我把它们全部取出来，裹成卷，攥在手里就到学校。学校里有好多陌生学生，他们都穿着白衬衫，蓝裤子，白胶鞋，他们的面容像天空一样晴朗，寂静。我站在他们中间，看到一个老师站在台上张口说着什么，学生们便逐个走上台去领取到一枚万花筒、两只铅笔、五颗水果糖。我攥着那钱，手心出了许多汗。我不住地张望校门口，门口空寂无人，后来我又去望校门口，终于，小袂袂拄着一根竹棍，对着地面指指点点地朝我们走来。学生们都朝他围去，他睁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我们，接着就唱起歌来。梦里有了声音，他的歌声真好听，听得我落下了泪。我不是同情他看不见这个世界，而是他的歌声比这个世界还要明亮。他唱完就去摘下帽子，端在胸前，等着有人往里投钱，一分、五分、一角……我把攥在手里的钱全部放进了他的帽子里，他感觉到了沉重，眼睛露出了微笑，微

笑里站着一个我。

我的手臂和肩背一阵微凉，梦就醒来了，这一觉，我把太阳睡落山了。山猪在不远处拱土，我起身，它就走到那笼掩藏着露水菌的草丛前等我，拾起露水菌兜在围裙里，赶着山猪回家去。山猪吃饱了，肚皮鼓胀了很多，走起路来显出了精神。在家门外，我看到了屋顶上的青色炊烟，心像是一块石子投进了河水那样安稳。隔壁的纽珍婆婆坐在二楼的阳台上踩缝纫机，见到我就问，看猪娃儿回来了？我展开围裙请她看，她看到露水菌，婆婆是没有这个口福的人。奶奶用猪板油烧了菌子，让我端一碗给纽珍婆婆。她从缝纫机的针眼下取出刚刚缝好的物件，咬断线头，整理后挂在我的肩头，原来是白色荷叶边镶起的两张手帕缝纫的挎包。婆婆眉开眼笑，说，明年就挎着它上小学校去。挎着它，我走出院坝，走过了冬萍家门口，健康家门口，五嬢家门口，没有一个人看见我走过。回头，却看见山猪一直跟在我身后。

康巴诗汇

你若能来

■宁力

你若能来
自有浅冰化远山
初发红杏拂青衣
远芳浸古道
雕鞍疾驰换长亭

你若能来
自有青岛鸣深洞
十里桃花隐柴犬
梨花不掩门
一斤桃花酒一瓶

你若能来
自有雁字落掌心
西楼长笛凉玉阶
蛙声催稻熟
月撩霜叶枫桥明

你若能来
自有沉香缠窗缝
倚窗抄词等清梦
酒壶温风雪
高山流水琴自鸣
你若能来
自有心莲徐徐开

军旅情怀

有一种美丽叫女兵

■钟芳

晨曦中，有那一抹抹飒爽的橄榄绿英姿在亮色。
骄阳下，有那一个个被汗水浸泡着的身影在摸爬。
黄昏里，有那一声声嘹亮而又遒劲的军歌在唱响。
军营里，有那一朵朵鲜艳而又芳香的奇葩在辉映。

她们自立自强，优雅中带有坚韧；她们洒脱豁达，干练又不失似水柔情；她们跨海斩浪、鹰击长空、蓝盔维和、“反恐”演练、戍卫边防……她们风雨戎装、恪尽职守，在绿色方阵中勇往直前，彰显女性特有的柔美与坚强，她们是祖国的骄傲，也是人民军队的骄傲！这就是当代花木兰，被人们喻为“战地之花”有着飞扬的青春和豪迈的中国当代女兵。

“飒爽英姿五尺枪，曙光初照演兵场。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毛泽东曾这样赞美过女兵。

女兵，作为普通一兵又不普

通，因为女兵既是军人又是女人，“女”字意味着秀气和温柔，“兵”字意味着刚毅和英猛。为了心中的梦想，她们选择了这身迷彩绿，集合在祖国的大江南北。训练场上与男兵一样挥洒汗水，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冲锋……她们用顽强拼搏抒写多彩青春，擎起军人的荣耀，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担，并把最美的青春岁月、花样年华留在了军队。

俗话说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女兵的美应该有一种特殊之美。这种美是阴柔和刚强的结合，外表与心灵的统一，你看女兵们那俏丽挺拔的身姿、统一和谐的着装、端庄稳重的军容，整齐划一的步履无不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，酣畅淋漓地表达了中国军人的阳刚之气和坚定信念，同时也展示着军中花季女兵醉人的风采。

每一位年轻女孩的心中都有一个梦。曾几何时，穿一身绿军装，当一名潇洒神气的女兵，对无数青春少女来说，是一个美丽而浪漫的梦想，但梦想终归只是梦

想，能穿上橄榄绿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。几年前我有幸在同龄人羡慕的目光中穿上了军装，走进绿色方阵成为一名快乐的通信兵，是我一生最光荣和自豪的事情。花一样年龄的我在那洋溢着阳刚之气的军营锤炼无悔的青春，体会一份吃苦的幸福，在磨难与艰辛中，用挥洒的汗水和热血描绘出一幅光辉的军旅人生画卷。风雨中几多浪漫真情，一起品尝一起回味；刚强中几分温柔妩媚，一起欢笑一起流泪。三年的摸爬滚打，数载的雨雪风霜，我和年轻的战友们用娇小玲珑的身躯勇敢地撑起了一方祥和的蓝天；用无数的锦旗、称号和军功章书写了属于美丽女兵的荣光，奏响了一曲又一曲动听壮美的青春之歌。

青春是美好的，是人生最宝贵最亮丽的时期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年轻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兵更是以她们刚柔相济、相得益彰的特质，巾帼不让须眉的那种娇媚的万般豪气诠释着青春的美丽、生命的辉煌。

青春是美好的，是人生最宝贵最亮丽的时期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年轻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兵更是以她们刚柔相济、相得益彰的特质，巾帼不让须眉的那种娇媚的万般豪气诠释着青春的美丽、生命的辉煌。

一句话，缓解了紧张的气氛，也让丘吉尔摆脱了尴尬。

丘吉尔开飞机

是杰出的政治家，但操纵战斗机跟政治是没什么必然联系的。也可能是隔行如隔山吧，总之，丘吉尔虽然刻苦用功，就是对那么多的仪表搞不明白。

在一次飞行途中，天气突然变坏，一段25.75千米的航程，他竟然花了3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。

着陆后，丘吉尔刚从机舱里跳出来，那架飞机竟然再次腾空，一头扎到海里去了，旁边的军官们都吓得怔在那里，一